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六子攝頌曰

不共女人浴　亦不逆流洗　鉢底應安替
不畜琉璃盃

緣處同前有一女人往河水中洗浴身體洗訖上岸梳髮而住時吐羅難陁苾芻尼遂持澡豆往彼洗浴見女梳髮情生瞋嫉作如是念愚癡女子共我爭勝故梳頭髮謂我先來元無髮耶宜可苦治懲其後過設更見我不敢爭勝遂即默持菴摩羅末撲其頭上以手挼之女人問言聖者我有何過纔淨洗髮以菴摩羅末撲我頭上尼曰汝作此解云吐羅難陁先來無髮頭既不淨可來更洗女即譏嫌苾芻白佛佛言尼為非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應以雜末等撲他淨髮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與諸尼衆往河中浴是時吐羅於駛流處逆水而立受其觸樂諸尼問言聖者為作何事

荅言小妹我受觸樂諸尼報曰聖者
此非淨法於駛流處立受觸樂所不
應為荅言此是極淨有何乖理若不
淨者誰有制處尼白苾芻苾芻白佛
佛言諸尼理合作此譏嫌從今已去
諸尼不應駛流之處逆水而立受其
觸樂若受樂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隨處安鉢鐵逐
生垢或因打擲多有損壞尼白苾芻
芻白佛佛言諸尼不應隨處安鉢應
以薄錫替鉢而用如世尊說錫替鉢
者諸尼以錫遍裹其鉢俗旅見問聖
者此是何物荅言仁者世尊制令以
錫替鉢報曰聖者豈可佛令遍裹鉢
耶仁今妄說此非沙門釋女所作之事
尼聞羞恥默然不對苾芻白佛佛言
俗旅理合譏嫌是故諸尼不應以錫
遍裹其鉢可為小替繞承鉢底彼作
種種奇異形勢佛言不合替有二種
一如菩提樹及多根樹葉二如手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尼得琉璃盃
時有女人為有客来便詣尼處告言
聖者幸借琉璃盃尼即問曰汝何所

用荅言聖者為女夫来无盃可飲戹
與將去彼不存心手脫便破告言聖
者我酬價直尼曰小妹不須價直還
我舊盃荅言聖者別買盃替戹曰要
須舊盃如是諍竟苾芻白佛佛作是
念此由諸尼畜琉璃盃有斯過失告
諸苾芻諸戹不應畜琉璃盃若畜者
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七子攝頌曰

由婦制錫杖　起舞時招罪　澀餅受請食
說法伴白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婦生
一子情大歡喜命諸親眷共為喜樂
其婦及夫別房睡著天明不起時有
乞食苾芻見彼多門遂入家內迷其
出處遂便深入至長者房前彼即驚
覺苾芻遂向婦邊而過長者見去此
與我婦共行非法即打苾芻頭破血
出鉢盂亦破婦覺報云苾芻無過可
放令出時彼苾芻持此容儀至逝多
林苾芻問曰何故如是即便具說苾
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乞食不應造
次入多門家應將餅鼓門前為記然

後方入苾芻入時默然而入見其婦
女露形走去俗人嫌耻佛言欲入舍
時作聲謦覺彼即呵呵作聲喧閙而
入家人報曰仁豈小兒呵呵聲響而
入我家荅曰佛令作聲而入為此呵
呵荅曰更无方便可使作聲唯此呵
呵能為謦覺苾芻默尒苾芻白佛佛
言苾芻不應呵呵作聲入他人舍佛
制不聽遂拳打門扇作聲而入家人
怪問何故打破我門默尒無對佛言
不應打門可作錫杖苾芻不解佛言
杖頭安鐶圓如盞口安小鐶子搖動
作聲而為謦覺狗便出吠用錫杖打
佛言不應以杖打狗應舉怖之時有
悪狗怖時瞋劇佛言取一抄餅擲地
令食至不信家久搖錫時遂生疲倦
而彼家人竟無出問佛言不應多時
搖動可二三度搖无人問時即須行去
縁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家中
設食苾芻僧伽皆去赴供佛在寺中
令人取食為五因縁佛令取食云何
為五一者為欲閑寂二者為諸人天
說法三者為觀病人四者為觀卧具

[illegible]

五者為諸聲聞人制其學處今此因
緣為制戒故住在寺中時彼長者攤
為棄舍命衆令坐時屬寒雨長者行
粥次行乾餅次授爐餅并與蘿蔔時
有苾芻歠粥作呼呼聲嚼乾餅者作
百百聲喫餺飥者作獵獵聲屋上雨
下作索索聲瓶中飲水作骨骨聲此
等諸聲殊響合時有苾芻先能歌舞
聞其聲韻憶舊管絃抑忍不禁即從
座起隨其音曲手舞逐之告大衆曰
大德此是呼呼聲大德此是百百聲
大德此是獵獵聲此是索索聲此是
骨骨聲彈指相和無不合節於大衆
中有不住心者即便微笑其用意者
悉皆驚愕行食諸人無不大笑或生
譏恥施主深怪請食苾芻情大羞恥
將食至寺置在一邊礼世尊足世尊
法尒共取食人歡言致問大衆頗得
美食飽不白言大德美食雖足然施
主致怪問曰何故以緣具白世尊食
訖出外洗足還入房中宴坐而住至
於晡時方從定起於苾芻衆中就座
而坐便告作舞苾芻曰汝以何心於施

主家而作舞耶荅言大德有識彼意
及掉舉心而作於舞佛告諸苾芻若
苾芻作掉舉而為舞者得越法罪若
作識彼心者无犯汝諸苾芻此等皆
由作聲歠食致斯過失是故苾芻不
作聲食作者得越法罪佛既遮已時
有信心俗旅將諸乾餅蘿蔔甘蔗来
施苾芻皆不敢受問言聖者佛未出
時我等皆以外道而為福田世尊出
世即以仁等福田中上我等所有微
薄施物持来供養仁皆不受豈令我
等徃後世時无路粮耶又如佛說及
時而施但是新穀及以諸果創熟之
時先持奉施具戒具德後自食者得
福无量唯願慈悲為我納受苾芻白
佛佛言此諸施物冝當為受所有乾
餅與羹餅和食蘿蔔甘蔗截作小片
食勿作聲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就舍
受食時諸苾芻不一時去各作伴行
既到彼家更待餘者人未盡集報長
者曰冝可行食我等前飡食飽便去
更有人来復令行食如是展轉施主

疲勞報言聖者待一時坐我併行食
旣生擾惱苾芻白佛佛言受他請時
不應乱去在前去者至門相待一時
方入若乱去者得越法罪
如世尊言不乱去者有病苾芻侍者
食訖方持食去待食虛羸苾芻白佛
佛言有五因緣早請食来在房中食
云何為五一者是客新来二者將欲
行去三者身嬰病苦四者是看病人
五者身充知事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大富多財情懷
信敬請佛僧衆就舍而食世尊不去
有五因緣令人取食廣說如上令為
制戒苾芻食訖即便歸寺施主本心
欲求聞法无一苾芻為其說法遂生
嫌耻苾芻白佛佛言理合譏嫌故諸
苾芻不應食了即皆歸寺若即去者
得越法罪當為說法佛令說法者苾
芻不知誰當說法佛言應令上座為
其說法若彼不能令第二者此亦不
能令第三者此若无堪應番次與或
隨能者當豫請之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先有信心於時

時中往逝多林聽聞正法遂於一時
請佛僧衆就家受食苾芻皆去世尊
同前有五因縁廣如上說此為制戒
佛不親行令人取食如世尊說若其
食了施主樂法應為說者衆差一人
令住說法大衆咸去時彼施主并諸
眷屬皆来一處有大威嚴共聽法要
請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見彼威力
大故生畏懼心不能說法長者念曰
我多眷屬苾芻情懼不為宣揚我宜
為說報言聖者如世尊說
布施招大富 持戒得生天 專修斷煩惱
此是法當去
時彼苾芻聞是語已竟无言對復道
而歸既至寺中諸苾芻問具壽住彼
為說法不荅言諸具壽獨留於我更
無伴助施主親族有大威嚴皆来集
會我生畏懼不能說法施主見我情
懷怯懼返即為我宣揚妙法苾芻白
佛佛言此之苾芻所言應理是故不
應獨令說法從今已去差四苾芻與
說法人為伴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制說法苾芻應

與四人伴者有請喚處悉說法人及
與四伴時伴苾蒭遂向生緣或出便
轉恚不白知臨時關事以緣白佛佛
言與說法人為伴苾蒭向餘處時應
白而去若不白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八子攝頌曰
瀉藥齒有毒 刮舌莧應洗 由其罪業盡
證得阿羅漢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婆羅門娶妻未
久遂生一子年既長大於善法中而
為出家後於異時身忽染患往醫師
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醫療報
言聖者仁今可服如是瀉藥病得除
愈苾蒭即服纔一行痢冷水洗淨藥
即不下醫來問言聖者瀉藥好不報
曰賢首藥无氣力唯一行痢醫言聖
者冷水洗淨耶報言如是醫曰聖者
冷水洗淨云何轉瀉仁今更可服前
瀉藥勿為洗淨瀉痢將畢方可洗之
報曰賢首佛未聽許醫曰聖者藥法
應尒不可相違苾蒭白佛佛言若如
是者我今聽許瀉痢未終宜當淨拭
苾蒭不知以何物拭佛言應用土塊

或以樹葉或將破帛故紙而淨拭之
待瀉痢畢熡水淨洗
緣處同前於一林中有毒虵住諸牧
羊人放火燒林四面火来虵即驚怖
宛轉腹行衝火而出僅得存命投一
樹下蟠身而住于時具壽舍利子遊
行人間因至樹下見此毒虵被火燒
處身形破爛受諸苦惱便為觀察宿
世因緣有善根不尊者觀見知有善
根又復更觀與誰相屬見身與彼宿
有因緣即以水灑說三句法告曰賢首
當知諸行无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
宜於我所起殷淨心捨傍生身當生
善趣于時尊者作是語已即便捨去
時有鵄来銜去飡食由此毒虵於尊
者處起善心故命終之後於室羅伐
城善解六事（一者自知設會二者教人設會三者善知讀誦四者知捨施法五者知受物法六者善知淨觸也）婆羅門舍而為受生
時具壽舍利子知彼命過即便觀察
何處受生見此城中善解六事婆羅
門舍而為受生為調伏故尊者頻往
婆羅門家授與夫妻三歸五戒後於
異時獨至其家婆羅門見白言聖者

无侍者耶尊者荅曰我之侍者非茅
草生從仁處得婆羅門曰我无小兒
堪為侍者我婦懷娠若其生男奉為
侍者報曰願尒无病我已受之即便
捨去彼婦月滿便誕一男飲母乳時
尒齒損乳乳便腫大曾與童子一處
戲時或因瞋忿若尒若齒有傷損處
悉皆瘡腫久而平復時舍利子知彼
小童出家時至往其家中為父母說
法彼見出来尊者便念即是我侍者
乎父告兒曰汝未生時我許將汝供
奉聖者為給侍人今可隨行勿生顧
戀此即是其宿後生人良久佇立觀
尊者面隨後而去尊者至寺便與出
家并授近圓依教令學後嚼齒木既
刮舌已不洗而弃蠅来附上遂便命
過次有守宮来食其蠅因此而死次
有黃猫来噉守宮還同喪命次有大
子食此黃猫亦復命終餘有殘者諸
蟻来噯悉皆致死是時有一苾芻在
傍而立見如是等事至明日旦時諸
苾芻来於其處而嚼齒木見狗衆蟻
一處命終怪其所以共相謂曰狗蟻

何因一處而死或言不知或言可共
推尋誰作斯過時彼苾芻告諸人曰
昨日婆羅門見是尊者舍利子弟子
我見於此嚼其齒木刮舌之篦不洗
而弃必應為此令其命殄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當知人中亦有
帶毒與虵無異從今已去嚼齒木時
旣刮舌了應以水洗方可弃之不洗
而弃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嚼齒木已洗方弃者有諸
苾芻為水乏少不知如何佛言於灰
土上揩拭弃之後於異時帶毒苾芻
自染衣裳曬曝迴轉于時具壽鄔波
難陁来見染衣告言具壽我樂相助
報言善哉隨大德意時鄔波難陁性
懷惡行即取新衣陰乾故衣日曝又
轉乾衣日曝溼者陰乾彼言大德勿
作如此時鄔波難陁還同前作如是
再三遮不肯止其苾芻遂生瞋怒欲
相擒捽鄔波難陁便即走去彼隨後
逐時舍利子来見相趂告言具壽欲
作何事彼瞋盛故仍趂不息鄔波難
陁旣被逐急遂取樹枝遙打於彼仍

不止息時舍利子即以軟語安慰不
令趣及鄔波難陁便遠走去彼瞋心
咸便咬其樹齒咬樹時其菓皆落苾
芻白佛佛言如此之人不應相惱令
生瞋恚如世尊說不應相惱令生瞋
者後於異時鄔波難陁次當知事至
毒苾芻所告言具壽作如是事彼見
來告生大瞋恚苾芻白佛佛言此懷
毒人或先有惡心不應自往令其作
務可使傍人報所作事彼聞應作勿
令有闕彼毒苾芻勤修忘倦摧五趣
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廣說如餘乃
至人天無不恭敬諸苾芻白具壽舍
利子言尊者弟子極懷瞋毒如此之
人尚能證得阿羅漢果甚為希有于
時尊者舍利子為諸苾芻廣說前
緣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
德彼苾芻先作何業捨毒虵身生於
人趣佛言汝等苾芻彼自作業成熟
之時還須自受廣說如餘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當一心聽乃往過去此賢

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迦攝波如来
應正等覺十号具足出現世間住婆
羅痆斯仙人墮處施鹿園中此毒苾
芻彼佛法中而為出家常修慈觀諸
苾芻見咸皆喚言慈觀慈觀報言仁
等更莫喚我慈觀慈觀如是再三喚
仍不止於諸苾芻遂生瞋恨口出惡
言我是慈觀汝是人中毒虵佛言汝
等苾芻於意云何迦攝波如来正法
中出家修慈觀者豈異人乎此苾芻
是由彼往昔於佛聲聞弟子處起瞋
根心作惡口故於五百生中常作毒
虵餘殘業力於此人中受惡毒報由
彼往昔讀誦作業修諸戒品於蘊界
處緣起處非處得善巧故由彼善根
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
羅漢汝等苾芻由是因緣我常宣說
黑業得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
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時
諸苾芻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礼佛
足奉辞而去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曰

三衣隨事者　蘭若法應知　浴守門妙花

不應住非處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於寺內著僧
伽胝灑掃為壇牛糞塗地入廁便轉
染衣浣服如僧伽胝七條五條亦皆
同此作諸事業諸苾芻見一人報曰
此等諸衣不作差別隨處著用理不
應為如世尊說僧伽胝者是其大衣
豈合不作差別而用咸言具壽善說
斯語可共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理合
如是共相止諫僧伽胝者是衣中王
是故不應隨處著用作諸事業如世
尊說僧伽胝衣不應隨處著用者苾
芻不知何處應著佛言入聚落時行
乞食時隨啖食時入衆食時礼制底
時聽佛法時晝夜聽法時礼拜二師
及同梵行者時如是等處可披大衣
嗢多羅僧伽應於淨處披著及食等
事其安怛婆娑任於何處隨意著用
悉皆无犯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若日出已衆鳥
皆鳴農夫耕作如前廣說乃至當離
喧閙獨處閑居宜可端心勤修靜慮
時有苾芻寡聞淺識往空閑處而作

草菴晝夜勤思唯除乞食放牧人等
皆悉共知時有群賊被他所害並多
傷損飢渴所逼衆共籌量不知何去
一人告曰彼蘭若中有釋家子凡諸
沙門性多貯畜并有悲心情无怖怯
仁等可去宜共往投必有所獲賊衆
咸言善哉斯語宜可共去悉皆希望
舉面同行至蘭若中苾芻見已便唱
善来時諸賊人情生无畏住經少時
告言聖者我寒須火苾芻報曰我居
蘭若無火可求又言聖者渴困須水
苾芻報无賊復告言聖者須少許麨
用安瘡上幸見相與苾芻報无賊復
告言聖者我須故物欲纏瘡處苾芻
報无次索蘇油用塗瘡上苾芻報無
復告言聖者飢困須食苾芻報無賊
復問言聖者今是何辰屬何星宿苾
芻答言我居蘭若不閑斯事中有一
人先知僧法遂生瞋恚告言聖者前
事已過我更相問仁得阿羅漢不還
一来預流果耶苾芻答曰我居蘭若
賊言且致是事更問聖者得非想非
非想處无所有處識處空處四靜慮

定耶苾芻報云我居蘭若賊言聖者
仁是三藏持經律論耶苾芻亦同前
荅賊言聖者汝字云何亦如前報賊
言此是何方苾芻亦同前報于時群
賊所問之事苾芻皆荅我居蘭若賊
便大瞋告諸人曰我等雖賊而此苾
芻乃是大賊何以故自身名号尚不
能知詐現容儀誑惑人世時諸賊人
於苾芻處各懷瞋恨便共告打身體
皆破衣鉢錫杖悉皆摧裂僅存餘命
賊於夜中捨之而去時此苾芻旣遭
困辱至天明已詣逝多林諸苾芻見
問言具壽何故形容困頓若此即以
上事具告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
汝等苾芻我為蘭若苾芻制其行法
住蘭若人須貯水火并畜蘇油麨及
故帛食留少許須識星辰及知時節
方隅所在善閑經律論乃至自知名
字若蘭若苾芻不依制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邪命外道身忽染患
往醫人處請求救療荅曰應作浴室
洗沐身體病可得除荅言賢首我於
何處得有浴室隨時乞食活命而已

報言聖者沙門釋子每於半月在浴
室中洗浴仁可往彼洗沐身形苾芻
洗時彼便入内身披諸服謂是苾芻
皆不遮止彼疾洗已出坐曬身時有
求寂来至其所喚言老人可共洗浴
彼即揺頭不欲重洗求寂即便提觪
牽去彼作是語沙門釋子皆不淨潔
以不淨手觸淨洗身荅曰我是沙門
汝是何物荅言我是外道即告諸
人曰誰將外道入浴室中以縁白佛
佛言若洗浴時可守門户見苾芻入
應問其名彼相識者亦問名号佛言
不應尒
尒時佛在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一
聚落名曰欲犂彼有園林佛於此住
於别村内有婆羅門名曰妙花封邑
極多受用無乏勝光大王常為供養
妙花有一親教弟子名曰樹生多聞
聰辯論難无滯與五百人於妙花處
學誦婆羅門諸要經典是時妙花聞
沙門喬荅摩釋迦之子弃捨俗業剃
除鬚髮著袈裟服以正信心而為出
家已獲无上正等菩提有大名稱遠

逝諸國無不知聞十号圓明人天恭
敬不從師受自然證悟我生已盡梵
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而知演說妙
法所謂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
滿清淨梵行於憍薩羅國人間遊行
今来至此欲牽聚落林中而住我先
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
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業如若
在家當作轉輪王王四天下以法化
世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
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千子具
足容儀端正有大威德勇健无雙所
往之處他迎自伏周環四海無不稟
化亦无怨敵刀杖憂苦但以正法教
被黎元共行十善安樂而住若出家
者如上所說證大菩提于時妙花聞
此事已告弟子樹生曰汝今知不我
聞沙門喬荅摩釋迦之子弃捨釋種
剃除鬚髮身服袈裟而為出家廣說
如上乃至名稱普聞人間遊行今至
憍薩羅欲牽聚落於大林中而為居
止我先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
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

業如其在家當爲轉輪王若出家者
當得成佛名稱普聞廣說如上汝今
往彼親爲觀察所聞相好爲實爲虛
樹生白言如大師教卽與聚落諸耆
宿婆羅門聰明博識詣世尊所旣到
佛前在一邊立諸婆羅門以種種言
詞慰問世尊卽便前坐世尊卽爲說
微妙法示教利喜令彼欣悅彼摩納
婆佛說法時著皮革屣佛前經行時
来暫聽以言乱問語畢便去於世尊
前極懷高慢情無畏敬作非逆心自
謂超勝於時世尊告曰汝今豈合作
如是事共解明論大婆羅門漫爲言
說問言喬荅摩我有何過佛言我與
學識大人共言議時汝著革屣經行
不住不識次第无恭順心以言乱問
而爲違逆彼言喬荅摩我婆羅門法
行與他人而爲言說立坐卧者皆共
言談不成是過諸禿沙門被煩惱縛
不生男女我於言次共作談論斯有
何失佛言汝有所爲来至我所汝於
尊人未受教誨彼聞是語便生瞋恚
不忍之心欲於佛所共爲詰難卽白

佛言汝喬荅摩諸釋迦種如野象類
於婆羅門處不生恭敬供養尊重佛
言樹生諸釋迦子有何過失汝作斯
語白言喬荅摩我於往時緣親教師
及為已事詣劫比羅城諸釋男女在
高樓上見我入城在道而行悉皆遥
指共相謂曰此是樹生摩納婆妙花
婆羅門弟子唯知遥指更无恭敬供
養之心佛言摩納婆如百舌鳥多作
聲音住在巢中隨意言語諸釋迦種
自居宅內隨意言談此亦何過白言
喬荅摩世間唯有四種大姓所謂婆
羅門剎利薜舍戍達羅此等諸人悉
皆尊重供養恭敬諸婆羅門唯此釋
種無如是事于時世尊即作是念此
摩納婆將釋迦種類同野象毀過太
甚我今宜可為彼宣說過去因緣根
源種族令息慢心作此念已見摩納
婆過去之世是釋迦子婢之所生即
釋迦子是彼曹主告摩納婆曰汝今
何姓白言喬荅摩我姓箭道佛言摩
納婆我今見汝往昔之祖是釋迦婢
所生今諸釋子是汝曹主時餘耆宿

諸婆羅門共白佛言汝喬荅摩勿言
樹生是婢所生何以故此樹生者多
聞聡辯論難無滯共喬荅摩依正法
語往還論議佛告婆羅門若言樹生
多聞大智能擊論者汝等默然令彼
言論若不能者彼可默然汝等即說
婆羅門言樹生多智能與喬荅摩而
為論難我等且默尒時世尊命樹生
曰古昔有王名曰甘蔗生其四子一
名炬口二名驢耳三名象肩四名足
釧四子有過悉皆擯斥時四童子各
將己妹相隨而去往詣他方至雪山
側於一河邊是刼比仙舊所住處相
去非遠各葺草菴以自停息遂捨
親妹取異母者用充妻室各生男女
時甘蔗王憶戀諸子告大臣曰我子
何在白言大王王昔有事悉皆擯斥
具陳其事乃至各生男女王告臣曰
我子能作如是之事荅曰彼能王即
舉身長舒右手而為歎曰我子能為
如是之事由彼大人口陳說故因此
種族号為釋迦(此云能也)摩納婆汝頗曾聞
釋迦氏族如是之事荅曰我聞摩納

波甘蔗王家有一好婢名曰知方容
貌端正與一仙人而為妻室遂誕一
子纔生即語且莫揩身待我洗浴除
不淨已往昔之時人皆喚鬼名為箭
道汝亦曾聞此種族不時摩納婆聞
便默尒如是再三悉皆具問彼默不
荅時金剛手神於其頂上擬金剛杵
放大火光流燄輝赫告言摩納婆佛
三問時汝作憍心不應荅者我即以
杵碎破汝頭而為七分佛威力故令
摩納婆見金剛手便大驚怖心憂毛
竪白佛言喬荅摩我先曾聞有斯種
族時彼耆宿諸婆羅門作如是言誠
如喬荅摩所說我等皆信今此樹生
源初種族實是婢兒時摩納婆見去
婢子心生憂赧低頭而住口不能言
尒時世尊見斯事已復作是念我今
宜可安慰樹生令離憂惱即為更說
種種因緣種種譬喻令彼止息高惕
之心捨除憂苦便告彼曰摩納婆且
置是事汝本來意今可求之是時樹
生即於佛身觀三十二相唯見三十
餘之二相疑不能見所謂陰相及以

舌相說伽他曰

昔聞大牟尼　具相三十二　我今觀佛體
一相遍身无　未覩人中尊　或容在隱處
廣長妙舌相　口中人不知　惟願為現相
除我心中疑　正覺大名聞　世人難得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